

黑如恶魔,灼似地狱,纯比天使,甜如爱情,这是人们给咖啡的美誉。

然而,当咖啡豆还只是灰白色的生豆时却其貌不扬,毫无魅力可言。只有经过火的一番洗礼,伴着轻轻的爆裂声,神奇的事情才发生了。仿佛沉睡的灵魂被唤醒,仿佛皮格马利翁手下的雕像有了生命。

恰到好处的温度,破译了深藏于咖啡豆内心的密码。是在蕉叶下遮阴生长,还是在海拔两千米以上向阳而居,是红酒香、狂野味,还是像一个优雅的公主,具有东方禅韵。生活也拥有着咖啡豆般的精神与物质,即使走在街上,每一个人都是风景。寒风里,随处点缀着红蓝粉紫的帽子和围巾,树上的叶子落了,却另有一种风味。生命呈现出种种的情态,是爱,让平淡如水的日子诗意缤纷,焕发出十足的香气。

爱自然,无论怎样的情绪,你都能从它那里找到对应。于纷乱嘈杂中静下心来,摘下形形色色的面具,露出未经修饰的脸。失去和获得,都是一种自然规律,而洒落地了,是歌唱也是失落,雪花在冷风中轻扬,是点头也是摇头。

爱家人,自然而然地流露,不经意间体现在生活的点滴中,一点一点积聚成海洋,世界才会越来越美。当爱照进生活,阳光分外璀璨起来。

璨起来,品读这期的流年碎笔,作者的语言简洁准确,有条不紊,像推上机那样层层推进,把一种深沉的情感植入人心。

“为什么爱在人间绵延不绝?因为你并不是你自己,你是你,你又是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和你的子孙,你是死去的爷爷,你是你未降生的儿子。你是爱的一个接点,是人间爱愿栖息、传递的一个节点。”

原来,是我们自己,“让爱在这人世间慢慢浸染”。

爱的同义词是善良,是美丽,也可以是“愤怒”,因为我们没有彻底失去信心,没有绝望,因为也许“我们的离离愤怒、头破血流,对于改善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还有一点作用”。

其实,字词句也如咖啡豆般,散落一地时,看不出什么,也感觉不到什么,只有当它们按某种奇妙的法则穿在一起,才会闪光,灵动,充满趣味和意味。像一幅画,在脑海里永远也忘不掉,像一条河,慢慢地流淌,一路走过,给经过的人留下光滑的鹅卵石,以及更深处心灵的触动。

一千个文字可以有一千种含义,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却又各不相同。可是,究竟是什么,让它们瞬间活了,充满了悲欢离合的味道。

编辑手记

同心传译

鸭嘴兽不吃面条

□ (德) 阿西姆·阿贝林 著 王艺译

刚一进家门,我就意识到,我家那位小家伙又作下什么业了。因为妻子的脸上,挂着一副“肯定从你这里学来”的表情。

不一会儿女儿出现在楼梯上,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什么。“你拿着什么?”我问。“一只鸭嘴兽。”她答道,接着进了浴室,开始往浴缸里放水。“鸭嘴兽?又说瞎话,这里可不出产什么鸭嘴兽。”我边说边想,那究竟是什么。但是,当她捧到我面前,我不得不承认,这不是别的东西——像只鸭子,长着硬喙和蹼,没有翅膀,只有皮毛。“它躺在大街上,迷路了。所以我就把它带回来了。”我把责备的眼神投向妻子,发现她正拿同样的眼神看我,仿佛在做“我可管不了,但我有什么办法都用过了,现在轮到你了”。“你怎么知道,它是独自一人,而且还迷路了呢?”我问女儿,理性分析是我的武器。“我从它眼里看出来的。”她回答我,以幼稚思维来回击。“也许它只是在等妈妈,它妈妈当时离开了一会儿,现在呢,肯定很伤心。”我继续试着说服。

此时,这只小动物被放到了浴缸里,快活地游来游去。“它吃什么呢?面条吗?”坏了,形势正在恶化。“哈,”我笑着,“鸭嘴兽是不吃面条的,如果你想了解,可以向我请教。”这时,一筹莫展已经清楚地写在我的脸上了,因为妻子忍不住“嗤嗤”笑起来。“但它不能呆在我们的浴室里。”说完这句,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“可是你看,它肯定是水里的动物。”——孩童的逻辑简洁明了。于是我拽走妻子开了一场紧急会议,结论是:我们无计可施,必须做好生活由此改变的心理准备。

晚餐自然按照女儿的要求做了面条。我有点幸灾乐祸,等待着她最终从浴室里出来,抱怨鸭嘴兽根本不吃,但她并没出来。我起身走向浴室,发现它在浴盆中央,从勺子里津津有味地将面条一口吞掉,发出类似我给妻子按摩肩背时那种满足的声音。“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养着它,我们必须放它回去,回原来的地方。它不能拥有自

流年碎笔

为什么爱在人间绵延不绝

——致儿子

□ 刘加增

我没有见过世上老人有这样疼爱孙子的,也许是因为你爸爸、叔叔从小就送到你老爷爷奶奶身边抚养长大,他们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,现在加倍疼爱你。

你爷爷奶奶把你当儿子还是当孙子养?也许他们也分不清了。你一两岁的时候,每当哭闹,你奶奶赶紧把你揽在怀里,你爷爷慌不迭地去给你灌奶瓶。你胖胖的小手伸到奶奶怀里,抓住她干瘪的乳房,嘴里叼着奶瓶,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,好像回到了安乐窝,瞪着小眼敌视地看着周围的世界。不错,这样的安全感,你今生再也难寻。

你小时候是个夜哭郎,一夜不知要哭醒多少次,爸爸妈妈被你折磨得筋疲力尽。稍大一些的时候,你跟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家,夜里又睡得特别沉。你奶奶一摸你的小鸡鸡鼓了,赶紧下床找夜壶。你爷爷在床上抱着你,奶奶在地上捧着夜壶,为了不弄醒你,就这样等着,有时一两个小时就把小时。冬天没暖气,夜里冷得厉害,但他们就那样傻等着。那些冬夜,那些场景,你永远不晓得。

那时候爷爷奶奶住平房,有个小院,没有卫生间,解手要到单位大院公共厕所。你那么大了,爷爷奶奶还不让你去,买个便盆,“大小手”都在家里解决,春秋寒开眼的时候发现,女儿在捶我的胸口,她喊着:“你对赞普做了什么,你做了什么?”

你喜欢枪。爷爷奶奶给你买了多少玩具枪啊,还给你买了一套迷彩服,一双小马靴。你穿着迷彩服,脚蹬小马靴,腰里插支枪,手里再拿一把。解大手的时候也是这套打扮,只是把枪摆在地上。院子里的大人们至今还记得这样的场景。

该上幼儿园了,爷爷奶奶送你回来。你死活不愿意去,一路嚎啕大哭,喊:“奶奶救我!”你奶奶也跟着哭。好不容易把幼儿园转圈。后来,爷爷奶奶回老家去,你奶奶一出门就哭开了,坐在长途车上哭,下了车还哭,哭了一路,哭干了眼泪。

你小时候在老家的时候,你老爷爷还活着,记得吗?高高大大的样子,得了脑血



栓,刚恢复过来,能拄着拐杖走路了。在那棵茂盛的月季花下,全家人照了张照片,你坐在老爷爷腿上,大家说你长得像老爷爷,老爷爷总笑咪咪的。他单独住一个小院,你叔叔陪着他。开饭的时候,你爷爷或者叔叔给他端过去吃,他有时会问“岩岩呢”,轻声叫着你的乳名——他那时说话已经不利索了,不久就又重发枪塞,彻底躺倒了,瘦得不成样子,奄奄一息。把你抱到他跟前,问:“还认得您重孙吗?”浑浊的眼睛转过来,说不出话。

老爷爷“闭眼”的时候,我没有赶上,正在从省城回家的长途车上。是你叔叔把你老爷爷“送走”的,他伺候了你老爷爷最后的几个月,端屎端尿,擦身子,喂饭,不辞辛苦,默默无言,如续家族史,应该记上这一笔。

你爷爷是得癌症死的,这你已经记得了,他还剩最后几口气的时候,我匆匆去学校接你出来,赶到医院时,爷爷还没有咽气,你总算看了最后一眼。我是抱着你爷爷,看着他一点点死去的,身子由热变凉,没有多少工夫。

你爷爷是世上最善良、最透明的人,也是世上最吃苦、最受罪的人,好人一生未得好报,我诅咒这个颠倒的世界。关于爷爷的身世,我以后给你慢慢讲。我现在想的是,在你出国上大学之前,去给他烧烧纸吧。他没有等到你考上大学的这一天,也许还在那边等着消息,应该让他放心来。

爷爷走后,你奶奶也就是将就着活了,几年缓不过气来。人人都得经受这一关,但有的人恢复得快,有的人就是不行。你奶奶干革命一辈子,到头来两手空

空,现在支撑她活下去的,无非是对子孙的牵挂与思念。你在美国做交换生,一年换一个地方,你奶奶总记不住你在哪个州,哪座城市,看电视里说美国发生枪击案了,来飓风了,发洪水了,赶紧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消息。你一去八九个月,难道就没有时间给她打个电话,报声平安,让她听听你的声音?

为什么爱在人间绵延不绝?因为你并不是你自己,你是你,你又是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和你的子孙,你是死去的爷爷,你是你未降生的儿子。你是爱的一个接点,是人间爱愿栖息、传递的一个接点。这爱与生俱来,所以绵延不绝。一己之爱扩展开来,则邻里朋友,则国家民族,无不如此。这爱不求回报,父母何曾求过报恩?祖国何曾求过报效?唯其不求回报,所以要珍惜、要回报——心中感念即是回报,让爱在这人世间慢慢浸染,绵延不绝即是回报。

爸爸19岁前没离开过家庭,你16岁就出国闯荡,从此聚少离多,父子一场,今后面对的竟多是离别远去的背影。去年在首都机场送你出国,分别的时候,你妈妈伤心落泪,你昂首阔步进了安检门后,再也没有回头观望,我恨恨地想:“这小子行,心够硬!”

男儿有泪不轻弹。世界在你面前光灿灿地展开,独自闯去吧。爸爸妈妈看重的,并不是你成就什么了不起的事业,我倒宁愿愿你的人生之路不要那么平坦,不要那么一帆风顺,当你独处一隅,泣泪数行,你才会明白,什么才是这世上最重要的!

□ 李海燕

态、常识与应有的逻辑时,如果还选择做个“沉默的大多数”,那么,结局只能如鲁迅先生所言,不在这震耳欲聋的沉默中爆发,就在这震耳欲聋的沉默中死亡。

当然,你可以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,也可以选择只是做个姿势完美、态度优雅的抱臂旁观者。问题是,这个旁观者,你可以做多久?在沉默中,你能挺多久?你可以不关心校车,你的孩子你自己送;你可以不关心地沟油,你有钱买有机食品,周末去乡下农场自种自收……你可以为自己做很多,但不能脱离这个星球,你不能不吸充满了悬浮颗粒的空气,不能不喝可能在千里之外被铬渣污染的水,不能不享受那些权力毫无限制的公仆为你提供的服务。

孔融之子八九岁的时候就知道了,覆巢之下,焉有完卵?所以,趁着还有机会生气,也只好不惮于做个恶形恶状的“愤中”了,如果我们的身体时,理应也作用于人的头脑,使人能够理性而优雅地老去。可是,原谅我暂时不能,尤其当人和事都远离了常

非常文青

踏雪无痕

□ 潘妹苗

11月的最后一天,雪忽然而至。它好像有什么心事,轻轻地来,又悄悄地走,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

记忆里,无雪的冬天是寂寞的,于是生发了盼雪的情致。当这个可爱的精灵如约而至,屋顶、树木、田野、道路和山峰上处处是她清脆的丽影时,令人不复安宁,多了几分吟咏的诗情。

四季轮回,万物在冬天落定,最喜一夜而就的雪景,雪像纯净的婴儿,降临在天地合作的方方襁褓里,还原了本色。缀在头头的虚名浮利在一瞬间归零。

冬,终也,适于品茶观雪,清洗心灵。卧读《红楼梦》,里面多次写到了雪。雪不仅作为故事情节的道具或场景,而且成为一种隐喻、象征、符号,成为书中一个重要的意象。“玉带林中挂,金簪雪里埋”的谶语,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,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的结局,不论曾经多么喧闹繁华,生命之树只留下结茧的忧伤,人生若只如初见,要省却多少瓜葛攀附。最贴心的还是“宝琴踏雪寻梅”,教人如临仙境,脱离凡尘。每遇冬景,我也想着,去寻我那个儿时的心事。

“灌木寒声集,丛筱静色深。冰霜岁聿暮,方昭君子心。”当大雪封路,人们举步维艰、困顿在途时;当一行又一行人踩着雪印徒步前行,陌路相逢,相视一笑那一刻,我们不再奔着一个单命的去向,而是聚首亘古不变的天幕下,一混恩仇、抱团取暖。在归心似箭的羁旅里,在一步一滑的跋涉中,我们享受到了生命本真的安然。虽然步履匆匆、行色疲惫,但这趟踏雪归程留在心上的,是候鸟归迁般的无悔。不论走多远,我们都找得到回家的路。每个人的心田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雪国吧?它使我想起小时候的村庄,一堵泥巴和着草秸的土墙,一株雪地里含苞飘香的腊梅,阳光衬着雪影,横竖都是轻灵的步道,来寻我圆那个儿时的梦。

“为子酌大斗,为我调鸣琴,仰偃草木间,世道随浮沉。”经历过无常才能感知到平淡生活的幸福。一片暖阳,一缕和风,在雪落无痕的时候,我的心也好似经受了一次洗礼,不喜不惧。

读史札记

曲为弥缝

□ 钱超

宋代的宋祁修书爱用冷僻的字词,比如,“迅雷不及掩耳”,他偏要写成“震雷无暇掩聪”,并常常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博学多才。

欧阳修参加编修《新唐书》后,看到宋祁爱用冷僻字,很想给他提出来,但碍于对方比自己年长二十岁,不便直说。

一天,欧阳修去探望宋祁,正巧宋祁不在家,他灵机一动,便在门上写道:“宵寐匪贞,礼闱洪休。”随后就在附近散步。

宋祁回来,瞧见这八个大字之后,便问道:“是谁在门上乱画?”

“啊,您回来了,那是我写的!”

欧阳修赶上前去,接着又说:“对不起!把您的门弄脏了。”

宋祁见是欧阳修,转怒为笑。但这个爱用冷僻字的老手,望着门上的字,一时也蒙了,“你写的是

什么意思?”

欧阳修笑了笑,“就是‘夜梦不祥,临门大吉’啊!”

宋祁笑道,“你就写‘夜梦不祥,临门大吉’好了,何苦用这种冷僻的字眼呢?”

欧阳修哈哈大笑,“这就是您老修书的手法呀!”

宋祁恍然大悟:这个晚辈在变着法子给自己提意见呢!于是哈哈一笑,愉快地接受了欧阳修的批评。

明朝张应明在《菜根谭》中指出:“人之短处,要曲为弥缝,如善为化海,如忿而疾之,是以不济为福。”因此,发现了别人的不足,理直气壮地直接指出,不如理直气和地巧妙指出。后者既容易被人接受,也能够体现出批评者的涵养和气度。

两地书·亲子家书

这个世界真的太物质

□ 傅楚楚 郭爱凤

妈妈:上个周末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法国北部的斯特拉斯堡,那里号称圣诞之都,一进12月,全城进入狂欢状态,夜夜都有圣诞集市,街道上挤满了居民和游客,吃喝玩乐地过满一个月的节日。

我们在集市上吃了个“脑满肠肥”,夜里赶到了位于法德边境的住处。除了吃喝,我们的另一大乐趣是泡温泉。第二天将去的一个德国小镇,是欧洲的温泉之乡,叫做Baden-Baden。“baden”在德语里是泡澡的意思,城市的名字意思就是“泡澡泡澡”。这里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马克·吐温说的,他形容去Baden-Baden洗浴的感受:“10分钟后你会忘记时间,20分钟后你会忘记世界。”

第二天起了个大早,进了Baden-Baden城,仿佛进了一座空城,街道窄小而起伏,一望到底,在巴黎,从未体会过这样的安静。

等到到了浴场,才发现,大概全城的人都集中在这里了。将近一千平方米的大池子,里面又分几个小浴池,全部是泡澡的人,另外还分室内室外和楼上楼下。室内一角落有相邻的两个浴池,人称“冰火两重天”,一个池子温度高达40℃,外面贴一告示:不能在里面待超过10分钟,另一池子是18℃的凉水,两者交替泡,据说增强血管的收缩能力,有益健康。可以从高温的

池子里出来,我无论如何也下不了狠心迈进冰凉的低温池子里去,冷得刺骨啊。

掀开帘子从一闸门游到室外,见一温泉瀑布,泉水激流而下,一个壮汉低头站着,任水流猛冲背部,以造成按摩的功效,我在池子里泡了10分钟,他也在瀑布下低头站了10分钟,一动不动,背部已经红了一大片,好像在练忍者神功。他的同伴一直在旁边泡着,已经乐得在池子里转圈跳舞,笑得像个傻子,旁若无人,可能已经达到马克·吐温口中的无人之境吧。

楼上的浴室是罗马式的天体浴池,必须除掉所有的衣服方能入内。我和小好上楼瞧瞧一眼,还没进大门,一个女士从里面出来,指着我们的泳衣说:“不能穿衣服进!”我们只得悻悻地出来,拿出当年三毛偷窥撒哈拉天体海水浴场的勇气,同行的男生上去了,将近一个小时,还不见此君下来,我们都说他乐不思蜀了,于是派另一男生去找他,过了半晌,才见两人一起下来,都乐得合不拢嘴,说:“你们在下面待着真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。”原来天体浴池有不少身材好的美女,可以大饱眼福——不过西方人也不是想象那么不介意裸体,大家也是裹好浴巾,临下水之前才裸体罢了。

泡了两个小时,把早上吃的大餐差不

多消化光了,于是收拾好了出去,直奔小镇著名的花园餐厅。餐厅装饰得好像乡间的木头别墅,铺着粉红色的桌布,温馨舒适,服务员的脸头大得好像巨人,风风火火地穿梭,不是碰洒了饮料就是弄翻了薯条,和派头优雅的巴黎侍者截然不同。我们都想去一下当地有名的烤猪肘大餐,不料中午还没过多久已经售罄了,于是换成了甜辣酱烤猪排,满满一大盘,也是巨人的分量,香嫩可口回味无穷,再配上一大杯德国特色的冰镇黑啤酒和正宗的黑森林蛋糕,四个人齐声感叹,此生无憾啊!

楚儿

楚儿:资本主义社会真是太过分了,一个圣诞节而已,竟然要狂欢一个月。我们的春节,才放三天假呢,加上两双休日,也不过一周。从新闻里看到,欧洲好像让欧债压得没法过了,一会儿英国罢工,一会法国罢工。却原来,他们的老百姓假照休,澡照泡,日子过得滋润着呢。

一下便想到了一个词:“赞赏物欲”,这是我刚刚想到的一个词,出现在《时尚芭莎》杂志主编苏芒的一本新书里。是苏芒的高调宣扬。我估计大多数80后90后的女孩都爱看《时尚芭莎》,并向往着里面刻意描摹的生活:华衣美居的奢侈世界。我们曾说

资本主义社会是物欲横流的社会,现在看看咱们,呵呵,一样啊。既然“时尚女王”在赞赏物欲,跟风的时尚人士自然唯恐落后,买不起真的LV,到北京秀水买个疑似的高仿品,也要让自己站在时尚的队伍里。对好的东西,美的东西,人人都有爱之心。这个实在没什么不对,只是,一股物欲狂飙刮起,大概不是人人都有定力站得住的,尤其是年轻人。比如前阵子“大红”的郭美美,硬是把自己时尚成了一个笑话。

我留意到财经作家吴晓波给苏芒的这本书写的序,显然,吴晓波对苏芒的“赞赏物欲”有点眼熟,但也承认受苏芒鼓动,曾和太太专门飞到日本看樱花,并说这是“值得赞美的物欲”。

瞧,不是所有的物欲都应该被赞赏。而实际上,吴晓波的“看樱花”,更应该算是一次浪漫的精神之旅。

前两天,一个多年未见的熟人问我,你最近在巴黎念什么专业?我说,法国文学。他立刻批评说,你怎么让孩子学这个,学这个有什么用?我目瞪口呆,不知如何作答。如果说,学点文艺学,增加些人文修养,让心灵更有弹性,使未来自的人生不致太空乏,他一定会觉得我太自作,于是我只好无语。这个世界真的是太物质。妈妈